

## 散戲

逢年過節的飯桌上，阿叔連續幾年缺席了，反正獨身一人不像別人攜兒帶孫的回老家，活在世上的日子還久，不差吃這一頓飯，還得應付親戚五十七嘴八舌的盤問。父親堅持坐山線區間車到竹北轉公車去他家探望，父親離家北上前，在老家是吃睡窩在一起的。

關於他的傳聞自我懂事以來絡繹不絕，如左鄰右舍茶餘飯後的八卦話題，有人說最後幾次見他露面，是在媽祖南下出巡或王爺生日酬神扮戲的某城小鎮廟口，晚上八九點戲台拆棚了，他一個人還守在電子花車舞台附近，不知道是不是等著那離婚攜子，帶拖油瓶四處生活的女人下班。也有親近一點的人說，聽說是隔壁村的人買走他分財產獨得的那塊花生田，價錢賣得極差，慫人吃米不知價，不知去哪頂下一車金光閃閃瑞氣千條的戲棚跟尪仔偶，哪裡有戲哪裡演去，時機歹歹不知道哪有人願意拿田買一車子的假人。

這些閒人增添好壞評論的話，也像吃過飯嗑牙的菜渣說過即忘，父親從來不多說甚麼，要我們只用耳朵聽，大人的事沒有多嘴多問的餘地。父親輾轉從廟口舊識的口中得知他在竹北租了房子，過年期間各地廟會活動多，生意好做好賺食，一台發財車開去哪扮戲，問也沒人知。

那人說，今嘛神明生日中元普渡的廟口戲，還真的只演給神看，四處逗熱鬧的香客跟鄉親乎鋼管脫衣清涼秀吸引去，誰想看尪仔戲跟真人扮的野台布袋戲。你阿叔還專扮一些三兩隻小貓會看的古冊戲，打死不放錄音帶也不接扮仙戲。尪仔戲偶這齣若被敵人砍死，下次神明生日又活得蹦蹦跳，不像人要討生活有口飯吃才能活，慫人講也不聽又看不清，自己以為神勇無敵走天下，以前逗陣扮戲的也鬧翻拆夥各自散了。

父親說，一隻嘴長在別人臉上，隨人怎麼說。但阿叔跟他是這些沒人扮弄就不會動的尪仔戲養大的。小時候的我總想不透為何每年回鄉下老家前，父親的臉比圍起黑色面罩的藏鏡人更暗，母親常交代我們跟阿嬤吃飯時別多說話，趕緊吃完就去外面玩，過一會就回家。打從有記憶開始，阿嬤的樣子始終如一，有時眼神呆滯嚼著一口永遠吞不下的飯菜，一張臉和苦海女神龍一樣悲戚；有時鬼鬼祟祟將母親拉到一旁，落下幾滴淚哭著說有人趁晚上偷了她的錢，沒錢買她愛吃的芒果，連壓在枕頭下的錢也會長腳不見。

沒有錢活不下去，肚子餓得要死，囡仔讀冊也繳不出學費，連去巷口買袋米煮

頓飯的錢也沒有。母親讓我去老家附近的柑仔店買不同幣值的玩具紙鈔，圖樣還是舊款未改版的藍色蔣介石和紅色孫中山，一疊疊放入紅包袋，臨去前偷偷塞進阿嬤寬鬆的碎花色褲袋，仔細交代別讓人家知道妳有這些錢，小心藏好自己留著用。

後來我發現，在不同輩份、親疏遠近不一的人們口中，阿嬤的故事也有各式離奇情節，或同或異的說法。記得小時候母親曾爲了過年回鄉下老家的事大吵，無意中脫口說出你阿嬤是肖仔，發作起來會拿菜刀砍人的，你們知不知道。老家隔壁住幾十年的棉被店阿婆，一次流水席當水腳跟鄰居閒聊道，阿金的後頭厝不得了，幾十年前電信局旁邊一大片甘蔗田攏總是她家的，不知道請了多少人種甘蔗秤給日本會社，好好大小姐不做，硬性子要嫁給去台中讀師範學校的小學同學，誰知道嫁乎人沒多久，囡仔直直生像在種甘蔗，一連生了三個，窮學生一路當上小學校長，好大膽跟學校裡的查某搞上，只有月初領薪水才見到人影拿錢回家，又尻川拍拍走人。有回阿金沒錢買米又不敢坐車回鄉下後家厝要，怒氣沖沖衝去學校找尪，被那伙良心乎狗叨去的人甩了一巴掌，她這才失魂落魄，哭到流無目屎的走回家，日子一天度過一天也看破認命了，說只要記得拿錢回家養囡仔有通讀冊就好了。

但大伯說代誌不是你們講得這樣。我老父有夠可憐，一個鄉下囡仔厝裡窮得要死，到處做工掙錢，拚死拚活真不容易考上師範生，可以讀書不用太陽赤焰焰在田裡踩水車，一雙腳踩在冷肌肌的田水趁天還沒光忙著播田。誰知道娶了親後，前幾年過年跟著回後頭厝，乎人挑剔酸說做老師沒出息，一個月不知道賺有一塊豬肉好吃，嫁乎做田人沒幾天好日子過，人不爽快還沒錢請醫生來厝裡看。我老父實在吞不下這口氣，把借的錢攏總還給你阿嬤後，再也不肯回後頭厝乎人奚落，直到丈人岳母雙腳一蹬，才肯穿上白衣孝服捻幾炷香。我老父直到死前都說，做人若有一口氣在，就不能乎人看毋。

布袋戲有句話說，人間富貴花間露，頃刻戲畢鑼鼓罷。我知道不管故事的版本如何荒腔走板的傳述，父親說人的日子過去了就不能回頭了。不像戲台上的尪仔可以演好幾年同樣的戲，三國趙子龍單騎英勇救主後，扶不起的阿斗可以一摔再摔；義薄雲天的關雲長耍著小小的木戟，說他夜讀春秋手持青龍偃月刀，明日天一亮要離了曹營尋他的兄長，過五關斬六將好不威風。

父親的童年是回不了頭的。他說阿公月初拿回家的薪水，多半讓大伯拿走，他們連一聲也不敢吭，爲了生活還做過送米送報紙和工地搬磚的臨時工。他記得有陣子晚上，看見阿公喝得醉茫茫的身影，牽著鐵馬在門口徘徊，遲遲沒進家門又走了。

一個大字也不識的阿嬤平常一個人在家，待久了不時也會出事，左鄰右舍知情

的人也不敢常來厝裡走動。只有舊曆過年、神明生日、中元普渡或鄉下哪戶人家辦喜事，他和阿叔總會帶著阿嬤去看鬧熱，以前的廟會特別好玩，戲團搭好棚後開始仙拚仙，輸人不輸陣相輸哪邊看戲的人多。他們三人往往先繞一圈，買好鹹芭樂或阿嬤愛吃的燒酒螺糖葫蘆，兩三齣戲輪著看一個下午或晚暝，人多的時候還得拿椅凳先佔好座位。只有這時看尪仔戲聽人演故事，阿嬤才會目不轉睛的盯著尪仔看，問這人是男是女是好是壞，念的詩句什麼意思。

扮布袋戲的人常說，十指能做天地人，掌中扮出千古事。戲台上的百萬兵馬光用看的不過癮，你要用想的。小小一座戲台像馬路旁不起眼的小土地公廟，管的事卻通天入地，連史艷文在江湖逃難十多年風塵僕僕跋涉的千里路途，他轉個身走兩三步就算數了。

學戲要精通文武，每一樽尪仔登台出場的詩詞和晃身的台步都不能差錯分毫。父親說，除了阿叔外，還有一個囡仔伴也對三國演義七俠五義等劍俠戲如數家珍，大俠他自取稱號叫三頁書，意思是書本只翻三頁，讀冊一竅不通，講到扮戲整個人臭屁得要死。那人特別入神於英雄兄弟刀光劍影的江湖恩怨，小時候人家戲團扮完戲，晚上八九點拆棚他還像隻蒼蠅黏在後台不走，有陣子書包裡半本書也沒有，放了幾根番薯跟菜刀，不時拿在手上把玩，學人家刻尪仔偶。

有回放學後，三頁書一陣快步堵住父親和阿叔的去路，說今日厝裡沒大人，不如來阮家 迺一陣。他家離學校有段路，兩人隨三頁書穿過紅磚厝間的曲折小路像走迷宮，又經過人家田埂的一大片木麻黃樹叢，才走到接近隔壁村的土角仔厝。說也介奇怪，他家沒有三合院的曬穀場，屋簷歪歪斜斜若像學校後面一處沒人住的廢地，三頁書說他沒有自己的房間，全家人攏總睡在家裡唯一下雨天不會漏水的通鋪，還有一間不漏雨的，給他阿嬤放撿來的廢紙箱。

他將自己的寶貝小心藏在厝裡灶腳的櫥櫃，偷偷挖了一處紅磚窟專門擺他親手刻的番薯尪仔偶。父親說，那天三頁書在暗暝暝的屋子裡拿出兩樽番薯尪仔偶，小小的臉龐雕工特別細緻，散出一陣番薯濃濃的土味，套上不知哪來褪色的綾羅綢緞，戲服盤金又鑲珠毫不含糊，連尪仔身軀也塗上厚厚的漆料。

他隨即套起其中一樽戲偶，做出幾個搖扇子、喝酒握筆寫文章的小生動作，又一飛旋翻騰，舉旗演起元帥薛仁貴率軍親征摩天嶺的號令。平時的三頁書瘦得像

猴，長不大又不像樣，忽然他弓起脊背，雙眼炯炯有神的裝起老生聲音有模有勢，一一複述他用歪七扭八的注音符號抄在作業本的話：單講這薛仁貴發號傳令，軍營發炮起兵，點齊十萬大隊雄兵，一路千里迢迢出了三江越虎城，竟望那摩天嶺大路起行好不威風。

又一回天公生，那天是專扮武俠戲的團，後台學徒睡過頭沒到場，人家看他像蒼蠅不時探頭探腦面熟面熟，便問三頁書有沒有曾看人扮戲演薛仁貴出征行至山嶺，忽遇迷迷雲霧智取破山一段。他整個人像在柑仔店玩五角抽尪仔標中第一獎一樣，想也沒想就答有嘞有嘞，跟你講找我找對人了，便開始了他一招半式行走江湖的生活。

三頁書親像注定吃這行飯的，父親說，後來幾回放學後去他家的土角仔厝，從沒見過他有其他兄弟姊妹。聽人家說他真正的父母有夠窮，生的小孩又多，養不下去只好送給沒男丁得傳的人家養，反正還有男的，不怕死後公媽沒人拜，沒人燒金紙。

戲團的人收了他，反正不用付錢頂多多一張嘴吃便當，剛開始三頁書先學鬧台，規矩是扮戲之前這鼓聲得先動，其他簫管竹笛才能奏，乎大家知道這齣戲要開演了。起先布袋戲團走到哪，鬧台就是敲起一陣鑼鼓亂聲，像陣頭的舞龍舞獅逗熱鬧，不知三頁書哪弄來一把塑膠玩具刀，自己用幫尪仔戲偶補妝上漆的紅白顏料，塗成一張老虎花臉，鑼一聲大鼓一碰，還以為整車戲棚都是他家的，要親戚五十樓上招樓下，逗陣緊來聽移山倒海的樊梨花大戰薛丁山。

那時候的布袋戲後場有一排凹洞放鐵棍用的，三頁書介愛展讓我們嗅香一下，看火燒赤壁的火藥怎麼放的，原來隨前台師傅一掌把尪仔翻出戲棚又飛步踢回，各式奇招猛技如過年放蜂水炮般戲耍，後台操弄特效的人不時得隨故事進展，發出碰碰打鬧的聲效，這時三頁書一道快手刷起火柴盒丟進不同凹洞，刺鼻的硫磺味在後台燒起，漫出一陣伸手不見五指的白霧。他說這回薛仁貴趁黑領兵趕到三江越虎城，見番營一派綠旗幡飄蕩，營前小番扣定弓箭擺開陣勢，那薛仁貴跨馬把兩膝一催，舞起一條方天戟，後頭人馬齊聲叫殺，但見明槍金光耀眼，一陣劈斧無光，正是番營炮聲不絕，喊殺連天啊。

父親說，那陣漫天的白霧在他們眼前散去，三頁書嘴角泛起的笑意使他想起自己最崇拜的布袋戲人物，不是白衣俊面的史豔文或半神半聖亦半仙的素還真此類正派角色，人沒有全好全壞的，親像一齣戲有人願意痴痴看落去，也是有正邪不兩立才有戲好扮。

那樣的笑有點像黑白郎君，相較於史豔文的純陽神功跟藏鏡人刻意修練與自身純陽功體相悖的陰派武學，黑白郎君練就的功夫一如他臉上的黑白雙面。他是陰陽貫通的絕學，每次出場扮戲講起別人的失敗就是我的快樂，並一陣瘋顛狂笑收尾。

不過三頁書身上卻沒有手拿陰陽扇，或背著一口幽靈魔刀行走江湖的氣魄，但黑白郎君乎人欽佩的高招是，這人曾經敗在藏鏡人手中，原本自視打遍天下無敵手介臭屁，不料慘輸後，閉關苦練五絕神功大有所成，從此以擊敗武功高強的對方為他一生目標。

就親像三頁書探頭探腦厚著臉皮跟戲團師傅問東問西，一開始是愛看熱鬧來學，沒想到被金光閃閃瑞氣千條的尪仔戲給活生生煞住。在學校還不時鬼鬼祟祟從書包拿出幾仙他刻的長條形番薯尪仔偶，煞有其事講起，若臉塗黑的代表這人跟張飛一樣粗皮莽撞，若是紅臉的就是關公岳飛這款講義氣的換帖兄弟，尙好做人毋遇到心狠手辣口是心非的青臉人，像下十二道金牌害死精忠岳飛的歹人秦檜。這人死後到陰間，一定被閻羅王下令丟到油鍋炸他個全身軀金光油亮。有時他還將不同番薯尪仔的頭一刀砍下，用削薄的樹枝把頭套在別仙尪仔身上，拿包油條的日曆紙剪出衣褲的形狀，或用黏土燒火烘乾製成小把的武器刀劍。

扮戲的人沒有不到處流浪走動的，以前靠布袋戲討生活的師傅開著一輛發財小貨車，在熱鬧滾滾仙拚仙的大小廟會、婚嫁喜慶裡過日子，尪仔木偶不會走過一程老一程，不像廟口賣捏麵人燒酒螺烤香腸跟芭樂乾的攤販，哪裡有人有熱鬧呷好逗相報，走到哪扮戲攏是熟識面孔的人，不過隨日子一天天過也會老會病。只有尪仔偶不會老，頂多是沾了油煙蒙上一層難清的垢，父親說小學畢業後，聽人家說三頁書跟戲團的人走了，就像黑白郎君駕著來無影去無蹤的幽靈馬車行走江湖，只是從下雨天會漏水的土角仔厝，住到發財車後台載的彩繪山水布景，跟容得下幾仙尪仔飛躍翻騰的幾層木板閣樓間，也像那天三頁書栩栩如生演的薛仁貴遠征摩天嶺，不知怎生攻破摩天嶺且看下回分解，不過看戲的人都知道沒有下回了，換作別的神明生日就要演別齣了。

過舊曆年後，再有阿叔的消息已近端午了。一年一度神明誕辰在大龍峒和大稻埕一帶遶境，照例由報馬仔開道巡禮，各路地方公廟放鞭炮放火獅，聽掛香逗熱鬧的人說神明生日前後演了三晚，整個露天夜市全頂下來扮戲，長長的人龍戲棚在馬

路兩旁排成列，有真人扮的野台歌仔戲和金光布袋戲，再晚一點還有大台電子花車七彩霓虹特別放送的清涼秀。

正恰好以前逗陣扮戲的人認出是他，一仙人還是駛一台發財貨車南北廟會四處跑，不過這次身邊多了個演野台戲的，戲團的人都稱她作小麗花，聽說父母也是扮戲的，吃這行飯越來越艱苦，不像以前厝裡沒電視、廟口還沒播起露天電影的時候，光一晚演一齣歌仔戲也有上萬塊好養整個戲團的人。小麗花專門女扮男裝作小生，聽她唱過苦守寒窯十八冬也看不到人影的薛平貴，跟狼心狗肺被黑臉包青天斬頭的陳世美，還真不輸電視裡紅過半邊天的楊麗花。不過時機歹歹，飯剩一碗也只能顧自己，父母死後，扮戲是越歹生活，團長心一橫把整團頂給神明生日婚喪喜慶接不完的電子花車，從此招牌小生小麗花改藝名叫麗莎。

說起這麗莎唱過小生就是跟別團的查某不同款，人客若是點電子花車清涼秀就換掉古裝改穿薄紗，今嘛舞台效果介進步，哪像以前連陳世美被虎頭劍砍下人頭也要用想的，現在後台音樂一催下，霓虹燈柱立即噴乾冰白霧遮胸又露大腿的，好不刺激。若是人家辦喪事指名要孝女白琴主唱，以前唱小生底的小麗花也能來一段我父我母的黃梅調，哭著伏在車前或跪或叩，一路護送前車的棺柩出山。再來若是信眾花錢包戲酬神，人家說正廟不能請電子花車噴煙清涼秀，要正規正矩搭起戲棚，換上八仙彩文房四寶聖旨拍案，再擋個屏風當起金鑾殿，化好一臉濃妝換上古早時代的戲服，又能演一段魏徵夢審涇河龍王的當家好戲。

自古以來紅顏多薄命，人生作愈水愈歹命，這小麗花自小跟著戲團學戲討生活，前幾年跟團裡扮老生的逗作陣，年紀輕輕生了個女兒，囡仔生下還沒周晬，演老生的就被人家酒駕的撞乎死，可憐呦有時候前台小麗花唱得字正腔圓意氣風發，還能聽到後台傳來囡仔淒厲的哭聲。

我想阿叔像三頁書一樣黏在戲台上的眼神，大概像小時候父親帶我到廟口看三英戰呂布或趙子龍長坂坡單騎救阿斗的神情，只是他眼巴巴看著的是苦海女神龍。也許那天暗暝，苦海女神龍不是腰配彎刀身穿韃靼國的豹紋獸皮衫，卻在秀台主持人拿起麥克風要台下群眾拍手甲鼓掌一下的喧鬧聲中，那名喚麗莎的女郎隱身在乾冰白霧後現身，她唱起無情的太陽可恨的沙漠，迫阮滿身的汗流甲濕糊糊，拖著沉重的腳步，要走千里路途，阮為何淪落江湖，嘆一聲風塵的女妖精，誰人要娶做某子……。

或許在阿叔心中，這和霹靂布袋戲中的史艷文有過一段情的三公主，流落異鄉來到中原，憑著她一身高強武藝行俠仗義，不過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今嘛那些歌仔

戲團唱戲專播對嘴的錄音帶，身上的衣裝凌亂草率，有時候趕場找不到合適的戲服換，連開封府尹堂堂包公穿的黑色官服也能套在亂世梟雄曹孟德身上，隨意上台晃他幾招，這年代看戲的人也不計較身段對白，光唱文唱武吟念文譚譚的台詞也沒人耐心看得下，隨意交代故事別出大錯，能扮完散場即好。

人家說不過討口飯吃何必苛求，現在日子親像曬日頭一樣真難過，扮戲的人不容易咧，若是度小月還得四處打零工，清潔掃地洗碗工作陣頭，今嘛一齣野台戲一晚只有三千五的行情，中間人還得扣班長費，再扣掉兩頓便當飲水費跟發財車油錢，加減還能剩多少好賺。日子難過的時候，兩三個戲團共用一捲錄音帶隨意唱唱就好，扮戲的人就要比別人恰知人生在世，不過是搭台出戲偶爾有仙可扮，演過這齣就等著拆棚回家吃自己，不然演個陳世美還眼巴巴等著作皇親國戚嘛。

不遠處也許還有演古裝歌仔戲的，不甘示弱要和電子花車鋼管秀火拚，雙方把音量開到最大互不相讓，那端的南簫北管正奏起薛平貴偷走令牌兩腿跨上駿馬，飛奔直闖三關，望見那酒醒的代戰公主怒氣沖沖在後率三軍興師問罪來，男人一捻鬚鬚淚汪汪唱道，我身騎白馬走三關，改換素衣回中原，放下西涼無人管，思念三姐王寶釧。對台的眼看輸人不輸陣，喊後台吃便當的小姐立馬換上薄紗戰袍，大腿一字列隊排開，自傷心酒店含淚跳恰恰，到阿里山的姑娘燃燒吧火鳥此類國台語流行歌像哄哄火火的沖天炮，逗熱鬧的人掌聲催下去，小麗花眼睜睜看著對岸苦守寒窯十八載的王寶釧，想起她這些年守在武家坡寒窯前，不知覺熱鬧的日子一天天過，總有戲散人自去的時候。

有人在不同城鎮的廟會看過他們，聽人家說她改回本名不叫麗莎了，阿叔有時也不扮那些意氣勃發的江湖劍俠和忠義英雄戲，還是駛著一輛小發財車南征北討。老的人不教戲了，年輕人風行學陣頭像八家將踩高蹺舞龍舞獅這種，阿叔開始買了台錄音機對著麥克風，自行錄製布袋戲尪仔出場的台詞和對白，請不起其它人手，只好走這步險招。不過要是遇到真人扮的野台歌仔戲拚台，再有聲緣的說白也被鬧熱滾滾的喇叭音樂蓋了過去，爲了討生活，人家請一齣三千五，管他路程多遠也得走一趟。

聽父親說，他那在竹北的家十幾坪大，堆了不少撿來的戲台板景，一時間讓人眼花撩亂像美猴王逛東海龍宮隨處是罕見的寶貝。你阿叔對布袋戲尪仔還真痴迷，床頭誰不擺，特別放了一具轟動武林驚動萬教的藏鏡人，這樽的本領是隱身不見真身，隱身時可以號令天下，一現身可以殺戮千軍萬馬，順我者生逆我者亡。

父親說你太入戲了，做人比扮戲還艱苦，步步無奈。他順手拿起桌上的史艷文，

漂泊江湖多年這人仍是斯文倜儻，一襲雪白衣裝手持天下無敵的龍泉劍，說起小時候有回武聖爺生日，單講這史艷文被藏鏡人一掌擊落萬丈深淵而死生不明，原以為這齣沒戲好唱了，沒料想史艷文竟大難不死有貴人相救逃出生天。

江湖恩怨難明，追殺多時的仇人又狹路相逢，這回是媽祖婆壽誕，藏鏡人一身黃衣龍紋袍，在松柏嶺決戰要他棄邪歸正的史艷文，雙方背對背論起中原和交趾國的過往戰爭。他們二人屏氣凝神坐在熙來攘往的廟口椅凳上，動也不敢動等著金光霹靂招來式往的決鬥，小小的尪仔戲偶在掌中不止翻出拳掌，忽一閃身藏鏡人被發在意先的心劍擊中敗陣，他依約摘下面罩，竟意外發現兩人面目相似，失散多年的兄弟身世因而揭開。

小小的房間隔間，阿叔開著無聲的布袋戲劇，那天電視機熱著許久，他盯著螢幕不知播了多少時辰，手掌還套起一樽尪仔舞起甩髮轉身抖袖搖扇或告退的舉動，隨著電視裡閃動的燈光布景，自己不時加上口技作特效。他說，扮戲最難使的是一頁書的如是我斬，鑿奸除惡該殺則不留，可敬他半闔眼眸看盡世俗庸人，又願度化迷航的芸芸眾生。